

一种人生观



李

辉

主编

冯友兰

著

大名出版社

一种人生观



李

辉

主编

冯友兰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种人生观/冯友兰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9.10

(名家文化小丛书/李辉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47 - 5701 - 3

I. —… II. 冯… III. 冯友兰(1895 ~ 1990) —人生哲学 IV. B26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7324 号

责任编辑 成艳

责任校对 裴红燕

装帧设计 无风夜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制 版 力源文化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 3.25

字 数 60 千字

定 价 10.2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 - 351

总序

李辉

二十多年来，文化热潮此起彼伏，历久不衰。热潮之中，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，范围日渐宽泛，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。或趋向宏大、笼统，以玄妙、空泛、繁复方式进行阐述；或趋向琐碎、细微，以新奇、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。各类文化图书，应运而生，成了出版界的宠儿，其中利弊优劣，很难界定，好在真正热爱文化、有文化情结的读者，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有选择权，由此，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。

2009年春天，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，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，侧重于普及，以小、以精取胜，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

中，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。

很好的建议，我当即付诸落实，这就是“名家文化小丛书”的由来。

所谓“名家”，即各领域、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。他们各有所专，各有所长，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。启动之初，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，以后将向其他学科延伸。

所谓“文化”，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，尽量突出具体、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，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、玄妙。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，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、生动、有趣的特点，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。

所谓“小丛书”，即在每种书的话题“小”之外，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，属于真正的“小书”。这一规模的图书，既便于阅读，也便于携带。舍此，恐怕也就失去“名家文化小丛书”所追求的普及目标。

小，却不应漫不经心；普及，也不应迎合浅薄。

辛弃疾有词云：一丘一壑也风流。于是，且借此套小丛书，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。

写于 2009 年 6 月 8 日，北京，雷电大雨中。

目 录

一种人生观

第一章 引言	3
第二章 人生之真相	5
第三章 人生之目的	7
第四章 活动与欲	11
第五章 中和与通	14
第六章 性善与性恶	16
第七章 理智之地位	18
第八章 诗与宗教	23
第九章 内有的好与手段的好	26

第十章 “无所为而为”与“有所为而为”	28
第十一章 人死	31
第十二章 余论	33

附 录

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（一名天人损益论）序言	37
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	
——在中州大学讲演会讲演稿	51
哲学与人生之关系（甲）	60
哲学与人生之关系（乙）	64
人生术	70
论命运	74
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（甲）	79
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（乙）	83
人生成功之因素	89

一种人生观

第一章

引言

民国十二年，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件大事，自然要算所谓“人生观之论战”了。“丁在君先生的发难，唐肇黄先生等的响应，六个月的时间，二十五万字的皇皇大文”^①，构成了这“论战”。而且“这一战不比那一战”，这“论战”里所包含的问题，据唐肇黄先生调查，共有一十三个之多^②。因为所包含的问题多，所以这个“论战”格外热闹，但是因为太热闹了，所以“使读者‘如堕五里雾中’，不知道论点所在”^③。胡适之先生说：“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——除了

①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胡适序，第16页。

②见《科学与人生观》中唐钺《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》，第4—6页。

③同上，第6页。

吴稚晖先生——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，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，却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。”^①不但如此，哪一方面人也没有具体地说明非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，却也只抽象地力争科学不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。张君劢先生说：“同为人生，因彼此观察点不同，而意见各异。”^②他随后举了二十四种不同的意见，以为说明；但却没有具体地说明他“自身良心之所命”的“直觉的”人生观是与何种相似。所以这次“论战”虽然波及的问题很多，而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问题。我这篇文是打算具体地说出“一种人生观”。至于这“一种人生观”与这些解决人生问题之方法，是“科学的”，或是“直觉的”，还请读者批评。

①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胡适序，第10页。

②《科学与人生观》中张君劢《人生观》，第1页。

第二章

人生之真相

人生之真相是什么？我个人遇见许多人向我问这个问题。这个“像煞有介事”的大问题，我以为是不成问题。凡我们见一事物而问其真相，必因我们是局外人，不知其中的内幕。报馆访员，常打听政局之真相；一般公众，也常欲知政局之真相。这是当然的，因为他们非政局之当局者。至于实际上的总统总理，却不然了。政局之真相，就是他们的举措设施；他们从来即知之甚悉，更不必打听，也更无从打听。这是一个极明显的比喻。说到人生，亦复如是。人生之当局者，即是我们人。人生即是我们人之举措设施。“吃饭”是人生，“生小孩”是人生，“招呼朋友”也是人生。艺术家“清风明月的嗜好”是人生，制造家“神工鬼斧的创作”是

人生，宗教家“覆天载地的仁爱”也是人生。^① 问人生是人生，讲人生还是人生，这即是人生之真相。除此之外，更不必找人生之真相，也更无从找人生之真相。若于此具体的人生之外，必要再找一个人生真相，那真是宋儒所说“骑驴觅驴”了。我说：“人生之真相，即是具体的人生。”

①这几个名词，见吴稚晖先生《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。

第三章 人生之目的

不过如一般人一定不满意于这个答案。他们必说：“姑假定人生之真相，即是具体的人生，但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人生。”实际上一般人间“人生之真相，果何如乎”之时，他们心里所欲知者，实即是“为什么有这个人生”。他们非是不知人生之真相，他们是要解释人生之真相。哲学上之大问题，并不是人生之真相之“如何”——是什么，而乃是人生之真相之“为何”——为什么。

不过这个“为”字又有两种意思：一是“因为”，二是“所为”，前者指原因，后者指目的。若问：“因为为什么有这个人生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只能说：“人是自然界之一物，人生是自然界之一事。”若要说明其所以，非先把天然

界之全体说明不可。现在我们的知识，既然不够这种程度，我这篇小文，尤其没有那个篇幅。所以这个问题，只可存而不论。现在一般人所急欲知者，也并不是此问题，而乃是人生之所为——人生之目的。很有许多人以为：我们若找不出人生之目的，人生即没有价值，就不值得生。我现在的意思以为：人生虽是人之举措设施——人为所构成的，而人生之全体，却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。犹之演戏，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，而演戏之全体，却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体，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，我们即不能说它有什么目的，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，雨有什么目的。目的和手段，乃是我们人为的世界之用语，不能用之于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个世界。天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，我们只能说它是什么，不能说它为——所为——什么。有许多持目的论的哲学家，说天然事物都有目的。亚里士多德说：“天地生草，乃为畜牲预备食物；生畜牲，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。”（见所著《政治学》）不过我们于此，实在有点怀疑。有人嘲笑目的论的哲学家说：“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，人所以生鼻，岂不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？”目的论的说法，我觉得还有待于证明。

况且即令我们采用目的论的说法，我们也不能得它的帮助，即令我们随着费希特（Fichte）说“自我实现”，随着

柏格森（Bergson）说“创化”，但我们究竟还不知那“大意志”为——所为——为什么要实现，要创化。我们要一定再往下问，也只可说：“实现之目的，就是实现；创化之目的，就是创化。”那么，我们何必多绕那个弯呢？我们简直说人生之目的就是生，不就完了么？惟其人生之目的就是生，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，都不问为——所为——为什么要生。庄子说：“夔谓蚔曰：‘吾以一足跨踔而行，予无如矣。今子之使万足，独奈何？’蚔曰：‘不然，子不见夫唾者乎？喷则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雾，杂而下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今予动吾天机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’蚔谓蛇曰：‘吾以万足行，而不及子之无足，何也？’蛇曰：‘夫天机之所动，何可易耶？吾安用足哉？’”（《秋水》）“动吾天机，而不知其所以然”，正是一般人之生活方法。他们不问人生之目的是什么，而自然而然地去生；其所以如此者，正因他们的生之目的已达故耳。若于生之外，另要再找一个人生之目的，那就是庄子所说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。”（《天运》）

不过若有人一定觉得若找不出人生之所为，人生就是空虚，就是无意义，就不值得生，我以为单从理论上不能说他不对。佛教之无生的人生方法，单从理论上，我们也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。若有些对于人生有所失望的人，如情场失

意的痴情人之类，遁入空门，借以做个人生之下场地步，或有清高孤洁之士，真以人生为虚妄污秽，而在佛教中另寻安身立命之处；我对于他们，也只有表示同情与敬意。即使将来世界之人，果如梁漱溟先生所逆料，皆要皈依印度文化，我以为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对。不过依我现在的意见，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，不是多数人之所能行。所以世上尽有许多人终日说人生无意义，而终是照旧去生。有许多学佛的和尚、居士，都是“无酒学佛，有酒学仙”。印度文化发源地之印度，仍是人口众多，至今不绝。所以我以为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，未尝不是人生方法之一种，但一般多数人自是不能行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